

编者按

2020年4月23日是第24个世界读书日。《江南晚报》人文周刊特别策划“我的枕边书”阅读专题，约请本埠及外地八位爱书人，展示他们的枕边读物。让我们在书香中，探寻生活与人生的美和意义。

我的枕边书·蒋俊

老子作伴

《道德经》，是我时常随身携带的书。

对于经典，我一向心存敬畏，不敢轻易拜读，但与这本古书的缘分却是自然而然。我年近不惑时，书架上已堆满了各类经世致用的书，日常读来能长知识，能提高专业水平，却无法解决一些大的困惑。在工作拜访中，我遇到一位长者，他对“上善若水”的独特理解打动了我，追根溯源，我就想着要找时间向老子好好请教。随后出差途中，又碰巧遇见迷你版的《道德经》口袋书，倍感亲近，从此，与老子的交流成了一个日常习惯。

《道德经》八十一章，随手翻到任何一页，读上几句，就会让我浸入一种沉思状态——暂时超越当下平凡的生活，审视自己与这个世界。《道德经》虽然只有五千言，却构建了一座奇妙的丛林，峰回路转，风景无限。有时，我会忘了这是一本哲学书，不再跟着老子去研究世界的本源、去琢磨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，而只是享受文字的韵律；或者变换自己的角色，化身于诸子百家中的儒

家、法家、兵家等人物，与老子争论他的有些观念是否还适用于全球化的时代？

读《道德经》体会最深刻的，还是老子给出的为人处世三原则——慈、俭、不敢为天下先。慈与俭，向善与极简，爱人爱己与断舍离，顺应自然与物尽其用……一一演化，都好理解，但在竞争时代为何不争先呢？其实，结合生活经验，转换一下角度，想着老子叮嘱你做人要谦虚，你就懂了！谦，不争；虚，包容。为了实现自我价值，我们可以争抢时间来建功立业，但不必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来争名夺利，也不必争先夸耀自己的功劳。通过成就众人来成就大我，功成身退，将虚名看作浮云，挥一挥衣袖，一片都不带走，你若这样想也这样做，还会有什么烦恼吗？

据说孔子当年向老子请教过后，感慨老子就像天上的龙，深奥莫测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些年相处下来，老子就像我的哆拉A梦，遇到什么事了，打开任意门找他，聊一聊就豁然开朗了。

蒋俊，阅读世事与穿越诗书的旅行者



我的枕边书·程伟

枕上诗书闲处好

读书的方式、目的、功能各有不同。我读书喜欢同时开卷多种，书房读庄重、严肃、思考类；工作室读艺术创作、散文、诗歌类；而枕边，则读有助睡眠、入梦类，大多为文章短小、阅读轻松、平和的闲书。

我应该算是个爱好读书的人，有不摸上几页书睡不着觉的不知是好是坏的习惯，于是便有了不断更新新的枕边书。

《闲雅小品集观——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》（黄卓越辑著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）是我目前正要看的枕边书。中国文人自先秦“士”阶层形成开始，一直在“百无一用”中穿行，但始终不敢放开彻悟归于心灵，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登“庙堂之高”而经世致用，但最后总落了个无可奈何。文人们背负着这些沉重的负荷走到了明清，于是终于有那么一群人，开始穿越前辈们的层层羁绊，放弃对功名、君恩的执着，开始释放自己的性灵，体现在文字上，不再是汉晋文字的恣肆超拔，也遗忘了唐宋诗词的华美工丽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平易简淡、自然本真且有着世俗温馨的文字，小品文即是其中的珍品。本书选择了归有光、徐渭、汤显祖、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董其昌、李日

华、张岱、钱谦益、傅山、金圣叹、朱彝尊、姚鼐、孔尚任、袁枚、郑板桥等50位文人的小品文700多篇。这些小品无章无法、无体无格，或写人，或状物，或记事，有写序题跋、有日记散论、有题辞志铭，它们虽然散漫、芜杂，但心有所思、笔有所随，记录着一种艺术、一种生活、一种文化、一种趣味，是作者确实的心情，细腻而生动。这些文章长则千把字，短则几十字，临睡前读一二篇正可以带着文人们的这些真切而温馨的文字入梦。梦中你也许与吴廷翰同饮与醉轩，“凭阑而眺望，恢恢然、浩浩然不知其所穷”（吴廷翰《醉轩记》）；也许可一睹徐渭“携钱至酒肆，呼下隶与饮”（袁宏道《徐文长传》）之狂态；也许你已穿越到明代万历年间正与李日华同赏文衡山之超逸、潇洒的小楷《盘谷序》（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（之七）》）……

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在睡前读一会书，让我们在读书中摆脱一切喜悦的、沮丧的、烦心的事，在读书中获得新的创造力，并营造一个安心、平和与宁静的绿洲。

程伟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无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



我的枕边书·赵宪宇

唐诗宋词入梦来

枕边的书，是随便翻翻的书，是诱人梦乡的书。但枕边的书，应该是最亲切，最长久，最挥之不去。唐诗宋词，应该具有这个特性，应该就是枕边的独有情趣。

唐诗宋词，少年读，青年读，中年读，老年读，总能读到你，总能找到你，那就是世间的真谛、生活的魅力、人生的谜底。

跨越千年，你能发现李白诗中究竟有多少“白”。纵横万里，你能感受东坡的人生到底有多么委屈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李清照寻了一生，家在哪里，国在哪里？果真是凄凄惨惨戚戚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同工异曲，但这种幸运也仅有这么两例。

诗词里所写的所有高楼，最高的滕王阁也不过七十五米，但人们在这些矮楼之上，不是有了千里之目，更是因为思接天际。我们看过最深入到民族血液里的离别情绪，《游子吟》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等，却原来他们最远的思念距离也只有三两百里，用我们现在以小时算的车程凝练成了千古的情谊。我们在寻找，诗人们也在寻找。“山

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陆游的寻找是那么蒙圈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屈原的寻找是那么痴迷。“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，肠断白蘋洲”，最无助的寻找是温庭筠。“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”，最曼妙的寻找是白居易。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”，李白真憋屈。“今夜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柳永真无语。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，贾岛真佛系。

我们能够读到盛唐养了一堆哭客，衰宋却出了一批硬汉的答案。我们能找到文人们被贬，不忧反喜的踪迹。我们发现，君子绝交，都能像谜一样让人不解，文人迷路，每一次都像诗一样不胜美意。

诗歌，从此不再单一；单一，从此不再简易。天地，从此不再神圣；神圣，从此不再神秘。桃花源很好，乌托邦也差不离，谁都在找，谁都想去。但也许终于找到了，却又不知道你在哪里！即使不能最终如愿，读着唐诗宋词，入梦也是美梦，吃语也充满诗意。

赵宪宇，无锡市教科院副院长，特级教师



我的枕边书·刘石峰

书香枕边，即是福地

多年前，我的书房里悬挂一副木对联：“无事此静坐，有福才读书”。书者是清代西冷八家之一的赵之琛。古人通过联语告诉我们，能安安静静坐着读书，是一种福气。

枕边有书的年代，于我似乎已是非常遥远，回忆起来那是一种对睡前时光充满期待的状态。曾经爱读刘墉的散文，从《我不是教你诈》到《教你幽默到心田》，一本本伴随我从小学直到初中。《超越自己》《创造自己》《肯定自己》，三本书由一百十六封书信集结而成，字字句句凝结着作者对其子刘轩的关爱与期待。这三本是我枕边常放的书，夜深人静展读书家，总感觉自己也生活在作者家里，让我更深刻地体味父母对自己的养育和关爱。如今自己已为人父多年，在公众号里看到亲子教育专家身份的刘墉，亲切依旧，脑海里的画面，还是九十年代原来的家中，深夜暖色台灯下，依偎着浅色床头柜读书的我。

成长是必经之路，工作以后，特别是女儿出生之后，再也没有枕边阅读的习惯，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压缩了不少，只限在书房里

看书写字。深夜书房里，案头一只楠木笔筒，木纹在灯下显得尤为清晰，这让我想起了董桥。他笔下的楠木纹理，描写得细致，香楠水楠是沐毕栉后的秀发，紫楠金丝楠是美人茸茸的鬓角。回忆起十多年前，书友带来一本牛津版的《小风景》，深红色封面，蓝金烫字，纸张厚实而细腻，插图虽小却高清，一张张小插图，便是一道道小风景。借阅之后托他每次赴港即带一本两本，渐渐地也买了一大堆牛津版的董桥作品。那也曾是我枕边的珍爱。昏灯下，欣赏着各种美轮美奂的装帧，有浅紫色布面的《故事》，深绿色皮面压花的《今朝风日好》，浅孔雀蓝纸面却质如松石的《甲申年纪事》……这样的书不仅好读也好看，真是好玩。书名也取得雅致，有一本叫《景泰蓝之夜》，又有一本叫《橄榄香》，这样的夜色，这样的书香，枕边即是福地。

刘石峰，百草园书店总经理

